

## 唐代的文川道

李 之 勤

在唐代，从首都长安南越秦岭通往汉中、四川的驿道，除了故道（又称陈仓道、散关道、嘉陵道）、褒斜道和联系故道北段、褒斜道南段，后来被称为连云栈的散关褒城线以外，还有一条文川道。这条驿道所以被称为文川道，是由于它的南段从汉江支流文川河河谷穿出秦岭山区，进入关中平原的缘故。

唐代文川道的开辟、置驿的经过，《唐会要》、《旧唐书》和唐末著名文学家孙樵的文集中都有记载：

（唐宣宗大中三年）十一月，东川节度使郑涯、凤翔节度使李玘奏修文川谷路，自灵泉至白云置十一驿。下诏褒美。（《旧唐书》卷一八《宣宗本纪》）

大中三年十一月，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凤翔节度使李玘等奏：当道先准敕新开文川谷路，从灵泉驿至白云驿共一十所。每驿侧近置私客馆一所。其应缘什物、粮料、递程、并作大知官及桥道等，开修制置毕。其斜谷路创置驿五所：平川驿一所，连云驿一所，松岭驿一所，灵溪驿一所，凤泉驿一所，并已毕功讫。敕旨：蜀汉道古今敝危。自羊肠九屈之盘，入鸟道三巴之外。虽限隔戎夷，诚为要害；而劳

人御马，常困险难。郑渥首创厥功，李玘继成巨绩。校两路之远近，减十驿之途程。人不告劳，功已大就。偃师开路，只为通津；桂阳列亭，止于添驿。此则通千里之险峻，便三川之往来。实为良能，克当寄任。宜依所奏，仍付史馆。

（《唐会要》卷八六《道路》）

荥阳公（指郑渥，称之为荥阳公，是因郑渥系郑州荥阳县人）为汉中，以褒斜旧路修阻，上疏开文川路，……谋肇乎贾昭，事倡乎李侗。（孙樵《孙樵文集》卷五《兴元新路记》）

上述资料，虽然记载详略不同，但对唐代文川驿道开辟的经过，介绍的可以说已经相当清楚了。只是略有几处矛盾和不一致之处：

其一是关于倡议并负责兴修文川驿道的人，一作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渥，一作东川节度使郑涯，二者皆不正确。据吴廷璠《唐代方镇年表》及其考证，当是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涯、渥二字系因形状相近致误。而且，在大中三年至大中五年，剑南东川道本有节度使周勣在任，郑涯也从没有担任过剑南东川节度使。

其二是关于文川道南段山南西道境内所设驿馆的数目问题，一作十一，一作一十，当以十一为是。因为在孙樵《兴元新路记》中，除了列有山南西道境内文川道上九座驿馆的名称，并详细介绍各个驿馆及其附近的情况之外，还提到一个名为“仙岭”的地方。文中虽没有直接称“仙岭”为驿，但由其后的“驿自仙岭以南”一语，可以推断“仙岭”也应当是文川道上的一个驿馆。而在《褒谷古迹辑略》所收《孙樵兴元新路记略》的刻石中，“仙岭”二字之下，也是有“驿”字的，合计正符十一驿之数。

其三，《唐会要》所载凤翔节度使所辖的“平州驿”、“灵溪驿”，孙樵《兴元新路记》分别作“平川驿”和“临溪驿”。

似以孙樵所记为是。“川”与“州”可能因字形相似而致误，而“灵”和“临”则因字音相近而致误。

“偃师开路，只为通津”，当指《唐会要》卷八六《道路》门所载：“（唐玄宗天宝）七载，四月，河南尹齐澣奏于偃师县东山下开驿路，通孝义桥北坡义尝路”一事。而“桂阳列亭，止于添驿”，究为何人之事，添驿多少，驿名为何，都有待于查证。

至于“校两路之远近，减十驿之途程”。按唐代30里置一驿的制度，就是说文川道比原来的驿路缩短了300多里的路程。但这个旧驿路究竟是指的那一条道路呢？严耕望教授《汉唐褒斜道考》认为指的是相当于现在的宝鸡汉中公路的、唐文宗开成年间归融所修的散关褒城线驿道。他说：“眉褒古道通常谓四百七十里或五百里，而文川道眉褒间十五驿五百五十里，则此时所谓褒斜旧道决非指眉褒间旧道可知。前考开成四年归融所修散关褒城间之道路为驿十五，与文川道等。又据元和志二，散关东北至宝鸡五十二里，县东北至凤翔计九十里，府东北至扶风一百里，则就京师而言，文川道较散关褒城间之驿道里程减捷二百四十里。举成数而言，可谓近减十驿矣”。由此可知，严耕望教授因文川道与散关褒城线都设有驿馆15处，而散关至扶风间尚有240里，因而就认为“减十驿之途程”是文川道与归融所修散关褒城间的驿道相比。不知孙樵《兴元新路记》所介绍的自己考察文川道之行，虽自扶风开始，但文川驿道本身实未从眉县延伸到扶风，或由扶风再向东延伸到京师长安。而是从眉县径直折东经凤泉驿100里到周至县，合傥骆道驿路，经户县140里而至京师长安。所以，从汉中到长安，取散关褒城道为15驿加240里之外，还要再加扶风到京师长安间的218里，而文川道从汉中到京师则只要15驿再加240里。因而，实际上文川道比散关褒城道所近减的途程只有210里之数，并未达到300里或240里，与“减十驿之途程”

的话并不符合。严耕望教授认为是与散关褒城线相比是不正确的。

如不以两道设驿数目而以实际里程计算，也可说明严耕望教授的论断不正确。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二，取散关褒城道从汉中兴元府到凤州380里，凤州至长安600里，合计980里。取文川道，兴元至眉县约550多里或更多一点，眉县长安间为240里，合计约800里。二者相较，相差约180里。这与“减十驿之途程”的记载，相差的就更多了。

那么，这里所说的“减十驿之途程”到底是指文川道与那一条驿道相比而言呢？我认为应当是和长安汉中间的大驿道，即经散关、凤州、兴州而至汉中的故道相比而言的。因为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二，取故道从长安到汉中，汉中兴州间250里，兴州长安间980里，合计1230里。与文川道的800里稍多相比较，相差正是300里强，举成数而言，恰符合“减十驿之途程”的话。

## 二

关于唐代文川道沿线的地理情况，包括山川形势、气候物产、居民生活、道路夷险、驿馆分布、供应情况以及关隘、桥阁、名胜、古迹等等，在前面提到的《兴元新路记》中，孙樵曾以实地考察、深入研究的资料，作了极为详实的记述。这些记述，对我们研究唐代文川道的路线和驿馆位置很有帮助。所以择要摘录如下，并就一些具体问题加以简要说明。

入扶风东皋门十举步，折而南，平行二十里，下念济坂。折而西，行十里，渡渭。又十里至眉。……

扶风，县名，即今陕西省扶风县，唐时属凤翔府。从“入扶

风东皋门”这句话中的一个“入”字，就可以看出，孙樵当时是从京师长安西行，沿长安凤翔间的驿道，从东面进入扶风县城，以开始其文川路之行的。但扶风并不是从京师长安取道文川路去汉中的必经之地，更不能认为是文川驿道的起点。严耕望教授把“自扶风西南渡渭水至眉县四十里”算在文川道的里程内，怀疑“入扶风”一语文字有误，指责《兴元新路记》今本脱逸了凤泉驿，且进而认为文川道上的“凤泉驿当在眉县、或扶风县以北”五十里的明月山附近，实属误会。因为，唐代的文川驿道，由汉中往东北到眉县以后，就折而向东，沿渭河南岸的平原，经周至、户县而去长安。文川道上的凤泉驿，当设在今眉县以东四十里，横渠乡西北的旧城附近。据《太平寰宇记》卷三〇《关西道》和雍正《陕西通志》卷一〇《山川》，唐朝初年曾一度在这里设置过一个凤泉县，县和后来的驿都因附近有一个名为凤泉汤的温泉而得名。唐玄宗开元初年曾亲幸此地，并作有《幸凤泉汤诗》，大臣张说、苏颋均有和作，分别见《全唐诗》卷三、卷七四、卷七八。《旧唐书》卷一八《玄宗本纪》、《唐会要》卷二八《蒐狩》、和《唐大诏令集》卷八〇《酬赏凤泉汤知顿官及百姓敕》、《放围兵敕》等，也均记载唐玄宗幸凤泉汤之事。周至县以东，本有傥骆道的驿馆。文川驿道开辟后，于凤泉故城置驿以与周至县境傥骆驿道相联系，本是很方便的事。如果由眉县北经扶风去长安，既要多绕路程，又要两次渡过渭河，有何必要呢？就是由汉中去凤翔，也应当由眉县往西北经岐山县前去，而不必由眉县向东北绕道扶风的。至于说唐代的凤泉驿在扶风县以北五十多里，远离长安凤翔间驿道的明月山，就更不合情理了。因为据乾隆《大清一统志》卷一八三和一八四，明朝初年才在扶风县县城设立凤泉驿。而在扶风县北的明月山附近，虽有一个凤泉，但并未设立过驿馆，也不当大道。

自眉南平行二十五里，至临溪驿。驿扼谷口，夹道居民皆籍东西军。

出临溪驿百步，南登黄蜂岭。平行不能百步，又登渠渠岭。盘折而上，甚峻（自注：渠渠岭并涧可为阁道，平出渠渠岭南，可罢渠渠岭路）。下渠渠岭，岭稍平。二岭之间，凡行二十里。自临溪驿有支路直绝涧，并山，复绝涧，蛇行磧上十里，合于大路（自注：秋夏此路当绝）。

下黄蜂岭复有支路并涧，出渠渠岭下，行乱石中，五六里，与涧西支路合（自注：秋夏此路亦绝）。

现在眉县西南十六公里处，斜谷河出山口之东侧，有一个名为斜谷关的居民点，与临溪驿“驿扼谷口”的记载完全附合。唐代的临溪驿当在其附近。与唐代的文川驿道之越斜峪河西侧的黄蜂岭、渠渠岭而行不同的是，明清以来的大路均沿斜峪河东岸的山边绕行，略同于孙樵《兴元新路记》中所说的“支路”。由于在斜谷口修建了大型水库，今天的简易公路已经提高到半山腰，凿崖绕岭而行。原来的道路已经淹没水底了。

由大路十里桥、无定河。河东南来，触西山，下，隰号怒，北去。河中多白石，磊磊如斛。又十里，至松岭驿。逆旅三户，马始食茅。

“河多碎石，磊磊如斛”。现在的斜峪河还是如此。除被水库淹没部分外，上百里的斜峪河河槽中，充满着白色的大石头，被河水冲刷的滑溜溜的。所以在当地群众中，斜峪河被称为石头河。目前的大小地图中，也都标注为石头河，而斜水和斜峪河的本名倒被隐没不彰了。

自松岭驿平行三里，逾二桥，登八里坂，甚峻。

从“自松岭驿平行三里，逾二桥，登八里坂”，可知松岭驿的位置，当在今太白县鹦哥咀乡或其以南的上寺院附近。所过二桥，当为斜峪河及其东侧支流三才峡上的桥梁。八里坂现名老爷岭，因为岭上有老爷庙，即关羽庙而得名。但清代记载中还称之为八里漫滩，而且在岭西侧，至今还有个居民点叫八里湾，可能就是由八里坂转来的。在这附近，从西面来的斜峪水因老爷岭之阻，突折东南，又转东、转北、再转西北，形成一个U字形的急湾。湾中两山壁立，形成峡谷，急水冲崖，古人无法通过，所以道路不得不离开河谷，越山而行。解放以后，已经沿峡凿崖，修成了通往桃川、太白的简易公路。

下坂行十里，平行如九衢，又高低行五里，至连云驿。

文川驿道越过老爷岭，上下十里，就进入东西长约三四十里，南北宽约二三里的一块山间平地。斜峪河穿流平地中而稍偏北，所以水南的平地要宽一些，农田和村落也相应多一些。处于盆地中央的灵丹庙，现为太白县桃川乡所在地。唐代的连云驿可能就在这里。这里距太白县城约27公里，东距鹦哥咀乡18公里。

自连云驿西平行二十里，上五里岭，路极盘折。凡行六七里及岭上，泥深灭踝（自注：行者多苦于此，可为栈路以易之。路旁树往往如挂纓，绵绵而长，从风飘然。讯于薪者，曰：此泥榆也。岂岭长泥而树有此名乎？）。

凡泥行十里，稍稍下去。又平行十里，则山谷四拓，原隰平旷，水浅草细，可耕稼，有居民，似樊川景象。又五里，至平川驿。

“五里岭”这个地名，直到现在仍被当地人民沿用着。上岭要爬五六里的陡坡，而不见关于下坡的记载，等到岭顶又是泥深灭踝，一派沼泽沮洳地带的景象。这种情况，没有亲历其境的人是很难理解的。一般来说，作为两条河流的分水岭，哪能只有上坡而没有下坡，分水岭上竟出现一片沼泽地呢？但在这里，一千多年以前孙樵所描绘的，却是千真万确的实际情况。据说直到解放以后修筑公路时，为了保持路基稳固，路面坚实，以免积水浸塌，曾把几尺深的淤泥挖出，填以大石，然后再修路面。因为这里并不存在一个中间特高，两侧低平的分水岭，而主要是一个五六里长的一面坡。坡的东面也就是下面，是斜水中游的河谷平地（也被称为桃川），坡的西面也就是上面，是褒水支流红岩河上游的河谷盆地，也被称为虢川。这后一盆地东西最长约三四十里，南北最宽处约五六里，比桃川要宽广平旷些。孙樵《兴元新路记》中所作的描绘。“山谷四拓，原隰平旷，水浅草细，可耕稼，有居民，似樊川景象”，确为实录。太白县的治所咀头镇，就座落在这个平地的中间稍偏西北处。唐代的平川驿，可能就在咀头镇附近，并且因为处于这块山间平地中而得名。桃川和虢川这两块高低悬殊的山间河谷平地，很可能远古时代本来是一个，后来因断层作用而被分开的。所以在这里，由东而西，由桃川而虢川，由斜水河谷而褒水河谷，必须上五六里的陡坡，而不下坡。但如由西而东，由虢川而桃川，由褒水河谷而斜水河谷，情况完全相反，几乎没有上坡，只有五六里的下坡了。

自平川西，并涧高下行十里，复度岭（自注：岭东渡涧可谓为阨道，平行五十里出岭西，亦古道）。上下岭凡五里，复平。不能一里，复高低，有阨路。行七八里，扼路为关。关北为临洮，关南为河池。

自黄蜂岭洎河池关，中间百余里，皆故汾阳王私田。尝



田息马，多至万蹄。今尽为飞龙租入地耳。

入关行十里，皆阁路。并涧阁绝，有人桥，蜿蜒如虹。  
绝涧西南去。桥尽，路如九衢。夹道植树，步步一株，凡行  
六七里，至白云驿。

从平川驿也就是太白县治所嘴头镇附近往西，平原呈锐角三角形，逐渐变窄。红崖河和简易公路皆逼近北侧陡坡，有时凿崖开路。据云修公路前，有一段是越山而行，与孙樵所记相符。五六公里，至红崖河及其支流七里川的交会处，地名两河口。由两河口折南经关山、马鞍桥、上白云，至下白云，即太白县白云乡所在地。上下白云之间，河谷稍为开阔。而上白云与两河口间，谷狭路险。距两河口二公里的关山街，可能就是唐代“河池关”的所在地，古代的褒斜大道从南来，在这附近分路。或东沿红崖河谷去斜峪关，或沿七里川东北过秦岭去凤翔。七里川为比较平坦的高山河谷，明清时代仍为商贾驮运要道。而自关山往西，又有路经进口关、平木、顺安河而达凤县。所以，这里的地理位置和形势都是很重要的。唐代的河池关，可能就设在这里。现在的关山一名，很可能是由唐代的河池关沿袭而来。关名河池，则与现在的凤县在唐代被称为凤州河池郡有关。唐代的凤州河池郡属山南西道，而不属于关内道的凤翔府。“关南为河池，关北为临洮”。说明河池关处于关内道与山南西道的分界处。过此关后，就入河池郡境了。至于临洮何所指，尚不清楚。因为唐代虽有一个洮州临洮郡，却远在现今的甘肃省境，又不属于关内道而属于陇右道了。

“白云驿”前已提及，在太白县西南30里的红岩河畔，有上白云和下白云两个居民点，下白云又是白云乡的所在地，唐代的白云驿就在这里。除这里以外，唐代文川道上的驿名，被当作地名保存到现在的还有两处。一处是双溪，一处是文川，现在都在

城固县境内。

自白云驿西，并涧皆阁道。行十里，岩上有石刻，横为一行，曰：“郑淮造”，凡三字，不知何等人也（自注：人以为淮，盖视之误）。又一十三里至芝田驿，皆阁道，卒高下，多碎石。

自白云往南，沿现在的简易公路而行，约十公里至古迹街，为只有几家铺面的山中小街道，又称苦竹街。再西南经瓦店子、高桥沟、寇家关至元坝子，又10余公里。此20公里间，公路都是沿着红崖河狭窄弯曲的谷道劈山凿崖修建的，弯多坡陡，未修公路前，自更崎岖难行，非修栈道不可。这与孙樵文中描写的“皆阁道，卒高下、多碎石”，是完全一致的。但孙樵所说的白云驿以南六七里处的“郭淮造”的石刻，虽在当地多方访问、寻觅，却未得到任何线索。而孙樵所说的唐代芝田驿的位置，也难确定，估计在古迹街西南一带。

自芝田至仙岭，虽阁路，皆平行，往往涧谷中有桑柘。民多聚居，鸡犬相闻。水益清，山益奇，气候甚和。

自仙岭南行十三里，路左有崖，壁然而高出，其下殷其有声，如风怒薄水，里人谓之鸣崖。岂石常鸣耶？抑俟人而鸣耶！

又行十五里，至二十四孔阁（自注：古阁名也）。阁上岩甚奇，有石刻。其刻云，褒中典阁主簿王颙、汉中郡道阁县掾马甫、汉中郡北部督邮向通、都匠中郎匠王胡、典知二县匠卫绩教、蒲池石佐张梓等百二十人，匠张羌教、褒中石仇泉强等百四十人，阁道教习常民学川石等三人（一本作川五），凡七十字。其侧则曰：太康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案

其刻乃晋武平吴时，盖晋由此路耳。

又行十五里至青松驿。驿自仙岭而南，路旁人烟相望，  
涧旁地益平旷，往往垦田至一二百亩，桑柘愈多。至青松，  
即平田五六百亩，谷中号为夷地，居民尤多。

二十四孔阁和纪念西晋太康元年修建栈道的石刻，是我国古代宝贵的文化古迹，是关于交通建筑、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史的宝贵实物资料，可惜文化大革命中修筑简易公路时被炸毁了。现在只存拓片。对照拓片，可知孙樵所记，虽有省略和个别讹误之处，而大体正确。至于二十四孔阁及磨崖石刻所在的确切地点，则在留坝县北15里，锅厂与方家湾之间的柏树沟口，红岩河向西转弯的石崖上。这里石壁矗立，下临深潭，崖壁上有一条曲折石纹，形如龙蛇。对岸高山，远望似虎，当地有石龙对石虎之谚。在接近常水位的地方，整齐排列着许多古代为修建栈道而用的石洞，当地群众称之为四十八窟窿，这就是孙樵所说的二十四孔阁了。既然唐代文川道上的青松驿距二十四孔阁，也就是四十八窟窿15里，而且附近“路旁人烟相望，涧旁地益平旷”，“桑柘愈多”，有“平田五六百亩，谷中号为夷地（即平地）”的青松驿，与作为褒水上游三大支流会合处的留坝县江口镇附近的地形、位置又完全符合。所以，唐代的青松驿就设在江口，是毫无疑问的。而距二十四孔阁十五里的鸣崖，当在距青松驿，也就是现在的江口三十里的留坝县拓栗园乡。但在拓栗园乡并没有访问到有关鸣崖的传说。

自青松西行一二里，夹路多松竹。稍稍深入，不复有平田。行五六里，上小雪岭。岭极峻折。岭东多泥，土疏而黑；岭西尤峻，十里百折。上下岭凡十八里，西望多丛竹。又高低行十里，至山辉驿。居民甚少，行旅无庇。

自山辉西高低行二十里，下长松岭。极峻，羊肠而上，十里及岭上，复羊肠而下，十五里及岭下。又高下行十五里至回雪驿。

自回雪驿南行三里上平乐坂，极盘折。上下凡十五里，至福溪（自注：自福溪有路并自山下由大雪岭平行五里，上长松岭北，与山辉大路合。盖古所通，乃坦途也。裨将将开此路，都将贾昭争功，且欲折之，遂开七松岭路）。又高下行十里，至黄崖。崖南极折。上下黄崖六七里，至盘云驿。

西行，复并涧行二十里，即背绝小岭。上下凡五六里，稍平。又行十里，至双溪驿。（自注：自盘云驿西，有路并涧出白城西，又平行三里至城，又行六十里至兴元。亦古所通，尤坦途也。城固之要道。出其县，遂略开长天岭路也）。

自双溪南平行四里，至天苞岭。羊肠而上，凡十五里，极峻折，往往阁路至岭上。南望兴元，烟霏中也。下岭尤峻折，凡三十里至文川驿，

自文川南行三十五里，至灵泉驿。自灵泉平行十五里至长柳店，夹道居民。又行十五里至兴元。西平行三十里至褒城县，与斜谷旧路合矣。

从青松驿到兴元府以至褒城县间的唐代文川道南段，作者还没得机会亲临其境访问考察，所以驿道的具体走向和某些驿馆的确切位置，还说不清楚。但是，根据孙樵《兴元新路记》的叙述和大比例尺地图所反映的当地地形、地貌，还是可以推断其概况的。北端青松驿、山辉驿、回雪驿之间约一百里地段，一连越过小雪岭、长松岭两座高山，孙樵都说是向西，“西行”、“西望”、“岭西”等一连用了四个西字。说明这段驿道大致当沿今江口镇向西南的褒河干流方向行进。至于在什么地方离开干流河

谷而折向南去，还不能断定。在接近兴元府、城固县的这条驿道的南端，唐代的双溪驿和文川驿就在现在城固县的双溪乡和文川乡一带，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双溪一地，康熙《城固县志》列于城北270里，道光《读修汉南郡志》列于城固以北120里。双溪以北30里就是小河口，小河口以北是盘龙乡。现在与城固都有简易公路可通。城固至双溪42公里，双溪至小河口九公里，小河口至盘龙约10公里。因而，孙樵所说的双溪驿北面30里的盘云驿，就应当在小河口或其以北不远的地方。另外孙樵《兴元新路记》还说“自盘云驿西，有道并润出白城西，又平行三里至城，又六十里至兴元，亦古所通，尤坦途也。城固之要道，出其县，遂略开长天岭路也。”这与小河口附近的情也是符合的。而白城，有可能是北城之转，《舆地广记》卷一八三说：

“古北城，在城固县东南十八里，汉中记谓即成固也。城北及东皆临鞏（同壻）水。旧经刘丰（封）所筑，与南城相对，故名北城，俗谓之汉城。”这里的东南18里，应为8里之误。因为城固县北距汉江，南距壻水都不过数里，如果是18里，就不可能在壻水岸上了。《读史方輿纪要》卷五六和乾隆《大清一统志》卷一八六也都说古代的城固县有南北二城。其中的北城就是今城固县东数里的汉王城。汉王城与双溪、小河口、盘龙都在壻水岸上，有路相通。据《水经注》卷二七《沔水注》载，相传秦朝灭亡后，楚汉相争。萧何曾由此修路以通关中。这也可以作为唐代的盘云驿当在小河口附近的证据之一。现在的简易公路则由小河口经双溪、石堰坪、橘园、许家庙、原公，基本上沿壻水而至城固县，与汉中白河公路、城固周至公路相接，西可通汉中四川，东南可通金州、湖北，东北经周至与关中相联系。

由小河口及以北不远的元坝子和盘龙乡，现在仍有山路北通留坝县的上南河，上南河再北又和江口镇有路相通。小河口和上南河之间有名为桅杆石、马鞍山和转角石的分水岭。分水岭东

南侧的河流都流入堵水，西北侧的河流都流入褒河支流上南河。而从马鞍山、桅杆石向西北流入上南河的一条小支流，现在还叫作文川河，与从城固西北秦岭中流出，向南经文川镇而流入汉江的文川河同名。在这个较小的文川河与上南河交会处，还有一个名为文川河的居民点，清代以来的地图，如《续修陕西通志稿》等都有著录。现在的《陕西省公路图》仍有这个居民点，有简易公路东北通上南河，西南通姜窝子，与宝鸡汉中公路干线相联系，南通汉中、北通宝鸡。这个小居民点和小河的得名，当与唐代的文川驿道有关。估计唐代的文川驿道，就是从汉中向东北，经文川折北，溯文川河谷，越大光山，经双溪、小河口，又转西北越桅杆石、马鞍山等褒河和堵水河流域的分水岭，沿向西北流的文川小河至上南河，再北达江口。《地理学报》第23卷第4期发表的黄盛璋先生《川陕交通的历史发展》一文认为，文川道的南段系由褒河下游的马道附近向东南，越鹅凤包沿向南流的文川河而达汉中，我认为是不正确的。

《兴元新道记》的作者孙樵根据他亲身实地调查，经过深入研究，并与被称为褒斜道的散关褒城线进行比较之后，给文川道以极高的评价。他充分肯定文川驿道的优点，又指出了需要改进之处和补救之方。他说：“荥阳公为汉中，以褒斜旧路修阻，上疏开文川道以易之。”“其始立心，诚无异于古人，将济斯民于艰难也。然朝廷有窃窃之议，道路有唧唧之叹。岂荥阳公之始望也！”“议者多谓此路不及褒斜，此言不公耳。樵尝淑中褒斜，一经文川。至于山川险易，道路迹悉得条记。尝用拔校，盖亦折衷耳。苟使贾昭尽心于荥阳公，如樵所条注，诚逾于褒斜路矣。”

作为长安汉中间的重要通道，文川驿道虽然具有许多优点，尤其是比较便捷。但从眉县临溪驿到城固县文川驿，尤其是中段平川驿到四十八庙堡，蜿蜒于红岩河中流的深山峡谷中，急流陡

崖，险阁危栈，困难万重。而在青松驿以南，又要连续翻越好几座高峻的分水岭。山深林密，野兽出没，居民稀少，供应困难。仓促修成的道路，基础不固，设备不固。暴雨水涨，山塌水冲，桥阁摧毁，修复费时，常致道路阻绝，使命中断，行旅不通。所以修成之后，使用不到一年，就被废弃，而仍改用散关褒城线的旧驿道了。《旧唐书》和《唐会要》记述文川驿道被废弃的经过情况时说：

（宣宗大中三年）十一月，东川节度使郑涯、凤翔节度使李玘奏修文川谷路，自灵泉至白云置十一驿，下诏褒美。经年为雨所坏，又令封敕修斜谷旧路。（《旧唐书》卷一八《宣宗纪》）。

大中中，（封敕）历平卢、兴元节度使。初，郑涯开新路，水坏其栈。敕更沿斜谷道，行者告便。（《新唐书》卷一七七《封敕传》）。

大中四年六月，中书门下奏：山南西道新开路，访问颇不便人。近有山水摧毁桥阁，使命停拥，馆驿萧条。纵遣重修，必倍费力。臣等今日延英面奏，宣旨却令修斜谷旧路及驿馆者。臣等商量，望诏封敕及凤翔节度观察使令速检点，计料修置。或缘驿馆未毕，使命未可经通。其商旅及私行者，任取稳便往来，不得更有约勒。敕旨依奏。（《唐会要》卷八六《道路》）。

其年八月，山南西道封敕奏：当道先准诏令臣检讨却修复斜谷路者。臣等当时差军将所由领官健人夫，并力修置道路桥阁等。去七月二十日毕功，通过商旅骡马担驮往来。七月二十二日，已具闻奏讫。其馆驿先多摧毁破坏，并力修树，今并已毕。臣已散牒缘路管界州县，及牒凤翔、剑南东西两川观察使，并令取八月十五日以后，于斜谷路过往使

命。谨具如前，教旨宜依，仍付所司。（同上）。

郑涯之被罢职和封敖之继任山南西道节度使，估计可能与兴修的文川驿道不甚理想有关。罢职的时间，当在大中四年春天以后。因为据《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大中三年十二月还有“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奏取扶州”的记载，而山水冲毁桥阁，亦应在春末夏初多雨季节到来之后也。

### 三

作为京师长安与汉中间的官驿大道之一，唐代的文川驿道虽然昙花一现，通用不久便被废弃了。但是，作为沟通中和陕南的交通要道之一，文川道却仍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文川道的各段开辟的时间也是相当早的，而且在长时期中行旅往来相当频繁，不论在经济上、军事上都发挥过相当重要的作用。

关于唐代文川道中双溪、小河口及其以北一段道路的开辟，至少可以溯源到秦末汉初。酈道元在《水经注》卷二七《沔水注》说：“左谷水出西北，即壻水也。北发听山，山下有穴水。穴水东南流，历平川中，谓之壻乡水，曰壻水。……壻水南历壻乡溪，出山东南流，经通关势南。山高百余丈，上有匈奴城，方五里，濬堑三重。高祖北空三秦，萧何守关中，欲修此道通关中，故名为通关势。”通关势后代又称为通关山。其地理位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二说“在（城固）县东北九里”。《读史方輿纪要》卷五六说在城固“县北百三十里”。乾隆《大清一统志》卷一八五引《汉中府志》云“在（城固）县北三十里”。虽然对通关势的确切位置，说法不一，而且这条道路是否已经完全修通，如果修通了，其北段沿哪条谷道前往关中，也缺乏记载。但壻水沿岸唐文川驿道的中南段的开辟，至少应在秦末汉初之



际，应是无疑的了。而唐代文川驿道的中段和北段，也就是留坝县江口以北的红岩河谷和斜峪关水河谷，本来就是沿用的古代褒斜道的一段。远在先秦时代，它就与故道一样，成为沟通关中和陕南、四川的重要交通线了。两汉、三国、西晋、北魏时期，都被辟为主要驿道，多次修建。前述西晋年间二十四孔阁的磨岩刻石和至今保存在沿线各处的古道残迹，都是宝贵的实物见证。至于发生在这条道路上的军事行动，更是指不胜数。仅以三国时期而论，诸葛亮五丈原之役，曹操救汉中，曹真攻蜀，钟会、贾充经营四川均由此道。而承平时期褒斜道上公私行旅往来的频繁情况，常璩《华阳国志》卷三“玺书交驰于斜谷之南，玉帛践乎梁益之乡”的话，则作了如实的描绘。降及唐代，除泛言褒斜道、斜谷道的事迹不计外，李抱玉平南山“群盗”一事，即与唐代文川驿道南北各段都有关系。据《旧唐书》卷一三二《李抱玉传》：

“（唐代宗）广德元年冬，吐蕃寇京师，乘輿幸陕，诸军溃卒及村闾亡命相聚为盗，京师南面子午等五谷群盗颇害居人，朝廷遣薛景仙领兵为五谷使招讨，连月不捷。乃诏抱玉兼凤翔节度使讨之。抱玉探知贼帅行止之处，先分屯诸谷，乃设奇潜使精锐数百，南自洋州入攻之，贼帅高玉方与诸偷会，遽为锐卒数十人掩擒之，因大搜护偷党尽斩之，余党不讨自溃，旬日内五谷平，以功迁司空。”《新唐书》卷一三八《李抱玉传》则说：“更诏抱玉讨贼，抱玉尽得贼株柢蹊隧，分兵守诸谷，使牙将李崇客精骑四百自桃林、虢川袭之。贼帅高玉脱身去城固。山南西道张献诚擒以献，悉索支党斩之。”对比两者，虽然进攻路线和溃逃路线不同，但桃川、虢川、城固，都在唐代的文川道上。而且自隋唐以来，城固洋县的辖境，都是骑墙水下流分界，所以自洋州攻入虢川桃川与自桃川虢川败逃城固经过的本是同一条路。所以，这说明，唐代文川驿道的十分之九的线段，在文川道正式开辟为官驿大道之前，已经作为关中汉中间的重要交通线而存在了。《太平

寰宇记》卷三〇关西道凤翔府虢县下有《桃 虢 二 城》一条，云“桃虢川有路通汉中”，说明这条道路在北宋时期也在继续被使用。南宋与金、蒙古对立时期，秦岭为南北分界。包括文川道在内的秦岭诸谷道多被阻塞，分属于南北两个政权管辖。但这些道路上的军事行动，仍时有发生。据《宋史纪事本末》卷九〇《蒙古取汴》条记载，公元十三世纪初，蒙古大将拖雷假道南宋进攻金朝控制的河南，即是从凤翔“入大散关，攻破凤州，径趋华阳，屠洋州”。又说蒙古兵由“武休开生山，截焦崖，出武休东南，遂围兴元。”武休即武休关，在江口以南褒水西岸、上南河入褒河的河口附近。从武休关向东南，先屠洋县，后围汉中，说明在这个战役中，蒙古军队的行军路线，也是取道于文川道的南段、文川河谷的。明朝初年，割据四川的夏政权派大将吴友仁领兵围攻汉中。明朝的大将军徐达由西安屯军宝鸡益门镇，命前锋付友德领兵三千，星夜驰援。付友德由连云栈“趋黄龙江，夜袭木槽关，攻斗山寨”。“令军中持十炬燃于山上。友仁军望见，大惊，乘夜遁”，汉中围解（《明史纪事本末》卷一一《太祖平夏》）。据《读史方輿纪要》卷五六、乾隆《大清一统志》卷一八六和《续修汉南郡志》卷之四《山川》、《城固县志》卷之一《山川》等记载，斗山寨在城固县西北20里，则此次付友德进军的路线，也当是由武休关或其南的马道驿向东南出文川河谷。此后，在明清和民国年间，由城固经小河口入长安的小河口的道路，仍是陕南和关中间的重要通道。其经过的路线和里程，清中叶曾为汉中知府的严如煜在所著《三省兵防备览》的《道路考》中说：

由城固县东北行三十里平原至许家庙。又二十里半险鸡寇梁。又三十里险石堰坪。又三十里半险双溪。又三十里险西江口属留坝厅。又三十里柘栗园。又三十里平寇家关。又

三十里险进口关属凤县。又三十里平上白云。又四十里半险方才关属宝鸡。又十五里平虢川。又十五里半险杜家庄属岐山县。又二十里桃川。又二十里半险鹦哥咀。又四十里半险斜峪关。由关东北趋槐芽、亚柏，经周至、户县平行至西安省城，共二百四十里，共程八百八十里。

道光《续修汉南郡志》卷之三说这条道路“可通留坝厅及郿县周至等处，为出西安省城捷径”。毛凤枝《南山谷口考》也谓此路“较褒谷路，即汉中赴省大路捷二百数十里，客府尚多取径于此”。只是南段直趋城固，不经文川，中段系由寇家关绕进口关至上白云，稍有不同耳。

解放以来，唐代文川驿道的80%的线路，都已修成了简易公路，甚或铺设为柏油干道。但这些公路，尤其是山中简易公路的兴修，大多数是从加强各县县城与所属区、乡、村之间的联系，而对各区、乡、村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尤其不同县的偏远乡村间的公路联系的加强，还注意的不很够。致使一个个以县城或中心市镇为中心的小型公路交通网之间，缺乏应有的联系，顶端互不衔接。就是西安和汉中间、关中平原和汉中平原间的公路联系，直贯秦岭南北的主要公路也只有相当于古代连云栈的宝鸡汉中公路，相当于傥路道而稍又偏东的城固围至公路和相当于子午道北段的西安万源公路等三条。这与唐代长安汉中间的官驿大道相比，单从数量上看，也是有逊色的。因为在唐代，不仅文川道曾被开辟为驿道，故道，也就是散关、凤州、兴州（陕西省略阳县）、兴元线，更是最主要的官驿大道。而现在略阳县南北，有些段落也还没修公路呢。所以，为了促进四化建设，开发山区，加速秦岭山区各县边沿地区乡队之间的公路联系，实为当务之急。就以唐代的故道和文川道而论，如果增修和改善其10%的线段，例如故道略阳县城至白水江段、略阳接官厅至麻柳铺段，文

• 134 •